

## 從母姓的美麗人生

李孟瑩

結婚生子後，第一個孩子月子期間，公公拿著姓名學來給我們挑名字，年輕時我們總是順著老人家，不敢有違背，深怕他們不高興。到了老二出生前，我心裡有個聲音：「小孩的基因(傳統說「血液」)爸媽各一半，都跟爸爸姓太不公平了！」外子也同意這樣的觀點，但有感外子在我生老二的月子期間，照顧上吐下瀉的老大很辛苦，以及找不到對長輩開口的好理由而為難，只好作罷。

老人家的觀念是：「生男生，要跟媽媽姓很合理，因為媽媽沒有兄弟，生女生為何也要？」而這樣的觀念，不是只有老人家，在我們為老三登記姓名時，承辦的公務人員也有，竟然當著我的面討論起來。所以當時我深有：「社會大眾需要教育，制度要走在前頭」之感。

老三出生登記從母姓時，承辦人員第一句話就問：「是原住民嗎？」我們萬般不願意地承認我沒有兄弟，但那卻不是我讓孩子從母姓的真正原因！我爸問我：「她的小孩將來如果沒有從母姓，她現在跟妳姓有什麼用？」老人家擔心的，就是傳宗接代的問題，我安慰他：「爸～就算將來沒有人再姓李，我們也不會把神主牌丟掉，還是會一直守著它啊！」

其實我爸不用太擔心，清明節我也會想跟著去掃墓，然後叫外子幫忙記位置，無非就是為了傳承，我是有感情的人，我不會說這些不關我的事。當然我們不會搞得很複雜，像有人神主牌分一個回家裡拜，我們三個姊妹不至於想要把它分成三塊，也許它就一直放在我爸媽家，將來也許沒有人回去住，但它會一直在，我們會有人在乎這件事情。孩子將來長大，她的小孩要怎麼姓就隨她，我不會去要求她一定要怎麼樣。

對我來說，我的小孩從母姓，意義就在當下完成，我沒有要像傳統那樣，把姓一直傳下去，若是如此，我應該先從母姓，可是我媽的姓，也不是我阿嬤的姓，我阿嬤的姓也不是我「查某」阿祖的姓啊！

### 小孩姓氏由夫妻雙方約定的意義

小孩出生登記時，是無論誰去辦，都要父母簽字同意，這件事情的第一個意義是，即便媽媽百般不願意，法律上賦予她的權利已經宣告，其他人的態度無論

強或軟，總是得她簽名，這是對人民教育的第一步，再者，不是「阿公阿嬤」簽名，縱使民間還是老人家意見為主，年輕一輩的權利，也同時宣告於此，提醒年輕一輩的，小孩的事該自己作主。人要做自己的主人，得從很細微的事開始，不只經濟獨立，自己的小孩跟誰姓，也是很政治的，否則就不會有誰想要做主及干預的情況發生。

我們到老三做完月子，出生登記完，帶著孩子回老家時，老人家問叫甚麼名字，我們回：「李娥。」老人家還不知道是跟媽媽姓，只把注意力放在我不放棄「娥」這個名字，一直到我爸提到，他們才恍然大悟。我公公說：「怎麼一個內孫變外孫，不用跟我們講一聲？」這時，第一波衝擊正式到來。

### 從母姓開啟的家庭溝通

技術上來說，我們沒有刻意隱瞞，但也沒有特意告知。縱使我對於「內」與「外」相當敏感而不舒服，卻也能理解從老人家的角度，他們受到的衝擊有多大。我想我公公想表達的是：沒有受到尊重。我也只能說，這是當時的我們還不夠成熟，以至於沒有把握自己可以做自己，並且能說服長輩，所以採行了先斬後奏的做法。當時的我們，想運用這個舉動，無聲地宣示自己的權益，宣告孩子的事我們作主。這在往後的日子裡，無數次長輩對我們的教育方式有意見時，一再地宣告，直到他們明白他們無法改變我們的想法為止。

我們這一代受的教育，普遍比上一代高很多，教育的意義在於，讓我們更清楚自己，明白事理，也讓我們勇於向長輩證明自己。爭取權益的同時，如何照顧彼此情誼，需要智慧，兩人攜手建造了一個家庭，就要坐下來好好討論，如何正面地發展關係，正向地溝通，能力有限時，身為新一代的人類，不要羞於找專業（心理諮商）的人幫忙。

婆婆曾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：「我是擔心你們的小孩不同姓，以後長大吵架時就拿這個出來吵。我認識的人就有人每次吵架就說：『你們姓陳的都#%&\*，分家產時也很有得吵。』我明白她的擔憂，但我當下直覺就是：『如果小孩有分別心，一定是大人的言談間，對待上有分別心。』慶幸的是，兩老從此不曾在言談對待上有分別，令人欣慰。

老人家覺得「娥」這個字很「菜市仔名」，但一方面我覺得小孩這一代沒人會用這個字，另一方面，我賦予了它新的意義：有自我的女生。這和姓名學沒有關係，和筆畫及兇/吉無關，完全是回到取名字的意義上，而非關命運。這是新一代人的想法，也關乎勇氣。我從來不覺得選擇從父姓的人就如何不應該，很多事情都有其成因，也該被尊重。正如同我們選擇從母姓也該被尊重一樣。

我們從孩子出生就跟他們說母語（河洛話），因為我們深知，我們不教，小孩就沒有那個環境學，生活才是真正學習語言的場域，文化的傳承與身分的認同，不能少了語言。一個人的主體性，在很多面向都在宣示，無一可棄守。

外子曾說：「家事，有空的人就做，沒有一定誰做。」這句話宣示他不是大男人主義者，這點其實在從母姓之路上，是很關鍵的。

本來平常回去老家，公公就常看政治性談話節目，不太有機會去了解他的過去，外子聽了人本教育基金會出版的有聲書「快樂新父母」裡「重新結識自己的父母」的單元後，回去訪問他爸，老人家就挖很多以前的事情出來講，兩人才正貼近，確切地交流到想法。

面對我婆婆，以前外子是悶著頭不講，表現最好的一面給老人家看，所有酸甜苦辣自己承受。現在他的做法是：老老實實告訴你我現在的狀況，同時也告訴你，我現在把這個家照顧的很好，請放心。經濟上請他們放心，但教養上長輩不認同，覺得我們太寵小孩了！我們經過好幾次過年，深度地溝通，許多的淚水與擁抱，才換得他們知道我們的堅持，至少採取不插手的形式在關心。

我的成長背景是，從小我們三姊妹（家裡沒有男生）一向都是：什麼東西都要公平！就連打掃也要公平，所以我一向很重視公平與否，妹妹們雖然也重視性別平等，但可能因為我大學時代參加女性主義研究社，只有我讓孩子從母姓。

另一點跟妹妹們不同的是，我們長期接觸人本教育基金會，學怎麼跟人溝通。跟長輩吵架，通常都是老人家唸到讓人受不了，我們忍不住回一句，最後就把想法全部翻出來講。我們想要長輩明白：「我很愛你，希望你能了解我的想法。」不講清楚，誤會就越來越深！現在孩子大了，我和婆婆之間也清楚談開，婆婆堅持直接跟孩子互動，我就放手，不幫她打圓場了，但甚麼時候她能完全明白我們和小孩的想法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
後來我知道女兒都沒有放在祖譜裡，是有些不是滋味的。將來讓我登記在夫家，寫個甚麼「李氏」，反而沒有那麼強的歸屬感。人的歸屬感，與成長經驗很有關係，又豈是族譜能影響的？沒有結婚的女兒和離婚的女兒，又要寫在哪裡？其實，新一代人也越來越淡化這些繁文縟節了，我爸媽很早就開始因為要出國，過年提前拜，掃墓提前掃，也都只拜水果而已。將來的社會怎麼走，還未可知。

我們的”公嬭輩”沒讀那麼多書，且顧生活都顧不來了，小孩多，沒有辦法每一個都管到，收入也沒有他們下一輩多，所以阿公阿嬭很難去跟我爸媽說什麼，但是我們的上一輩是有能力的，所以他們會來跟我們說應該要怎樣做。外子曾對我公公說：「長輩，晚輩，通通你們在照顧，太辛苦了，你可以放一些給我們自己照顧嘛！」我公公有聽進去，他後來就比較不管我們教育孩子的事，反過來會勸我婆婆。和爸媽的溝通不能放棄，因為他們是，除了孩子，我們最放不下的關係。

我老爸沒有因為我的小孩姓「李」而高興，但翻轉是為了讓彼此更加了解彼此，情誼還是最重要的，當我們能反過來照顧老人家的心理需求，也就代表我們更有能力，我這樣期許著自己。